

中短篇小说集



婚礼上听来的故事

俞林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Y798

一、二、三、四

[illegible]

婚礼上听来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江西人民出版社



10027216

婚礼上听来的故事

俞 林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19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10·164 定价: 1.52元

中短篇小說集



1964.10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家俞林的一个小说选集，共选他卅多年来所创作的优秀的中短篇小说13篇。这些作品，写太行山下的抗日烽火，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写解放战争时期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写抗战胜利后，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内对美蒋的阴谋诡计的揭露；写全国解放之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搞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的反击，开展退租退息斗争和恢复生产；写干部进城后的生活和夫妻关系；写十年浩劫中，革命者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在狱中经受的严峻考验。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文字清新朴实，写得真诚感人，以前发表时多曾获得读者好评，其中有几篇并曾被译成外文发表。

革命年代的王西兵



王西兵 著

8104253

目 次

老赵下乡.....	(1)
家和日子旺.....	(40)
郭三元和康米贵.....	(55)
借粮.....	(81)
杨赶会的一家.....	(90)
韩营半月.....	(150)
一把火.....	(269)
和平保卫者.....	(397)
我和我的妻子.....	(511)
在太行山上.....	(522)
国际悲歌.....	(543)
父与子.....	(571)
婚礼上听来的故事.....	(582)
后记	(600)

老赵下乡

一 老赵下乡

一九四三年秋天，日本鬼子对边区发动了大“扫荡”，在阜平胭脂河两岸清剿了一个多月，叫民兵地方兵团打的很狼狈，退回沙河去休整。

阜平县沙河南战时指挥部连忙指示胭脂河区抓紧敌人撤走的空隙进行救灾，并突击种麦工作。提起种麦真是件大事，鬼子这回“长期扫荡”就有破坏秋耕的目的，估计敌人不会很快就结束“扫荡”。因此一有空子，就得抓紧种麦，按平常年头，讲究“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的麦子正当时”。今年可不用说秋分，连寒露都过了，眼时是霜降的节气，只有晚麦还可以种。要是今年不抓紧种上，过了年正是个青黄不接的时候，看这些麦地怎么能种好？因此县指挥部派县农会里的老赵到胭脂河区来推动这个工作。

老赵原是胭脂河人，抗战前红二十四军在阜平成立苏维埃的时候，参加过革命，抗战一开始，八路军从平型关下来，他就组织起村农会，日子不多又提拔到区里去。他比外来干部更清楚人们的苦处，乡亲们有事也愿意找他给办，这一来，胭脂河的二五减租，增加工资，典地回赎，都是他直接领导干起来的，提起老赵，没一个人不喜爱，四二年整风以后，他才离开

胭脂河到县里去工作的。

他到了胭脂河区，区里已经从秘密交通站接到了县指挥部关于种麦的紧急指示，区干部们已经布置了下去，救灾粮也发放了，看来没什么问题，老赵可就是不放心，觉着动员群众种这样晚的麦子哪是件容易事？就打定主意到村里检查一下。全区鬼子驻的日子顶多的村是刘家台，损失也数那村大。因此，老赵决定先到刘家台去。

二 刘家台的大事

老赵到了刘家台，天就晌午了，只见河沿两旁的棒子秸还直愣愣的挺在地里，一点也没砍，渠里没水，地里没人，像这样地都没腾出来，还说上啥耕地种麦？

一到村边，就是一股臭味，道边满地的鸡毛、猪肠子、羊脑袋，节气这样晚了，蝇子可比夏天不少，黑呀呀的，一群一伙的在这些死肉烂皮子上乱飞。

老赵一皱眉头，心想：怎搞的没人打扫一下？都忙啥去咧？

等到了村里，情形也强不了多少；墙上还有“大日本皇军”的“告民众书”，“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一类的标语，村口没有站岗的，冷清清好像村里没有人，老赵心机一动：“莫不是有了情况（敌情），人全跑光了？”反“扫荡”的时候，谁也有这种敏感劲。连忙去找山头哨，只见村后相公陀上的两棵“小树”，隐隐的戳着，并没有事，他这才走进村去。

进村不远，就听到一家院子里有一片吵声，老赵不由站住，只听到一个尖嗓音的女人像杀猪一样的嚎着：“黑了心

了，你家里弄的东西比谁少？……”又一个很熟的声音喊着：“撒手，撒不撒！好，你咬人！打她！”声音越来越近，到门口上来了，老赵赶上前去，看到一个四十上下的矮胖汉子跟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夺着一个小白包袱，拉拉扯扯的拉到街上来，紧接着又跟出一个女人来，生气的喊着：“瘦子，你撒手吧，叫他们爱拿啥拿啥算了！”这功夫，男的使劲一夺，女人撒了手，咕冬摔倒在门槛子上，她哇的一声，一行鼻涕，两行泪的大哭起来。

老赵想上前问个究竟，忽然又有一个男的走出来，一碰见老赵猛喊了声：“是老赵吧！”刚夺下东西的那个矮胖子吃惊的抬起头来，一眼见了老赵，直愣愣的说不上话来，老赵也是一样，没想到在这种场合里碰到他俩。原来喊他的正是村长刘应禄，夺东西的是民兵中队长刘国忠。刘应禄跟老赵顶熟，老赵在区里领导二五减租的时候，刘应禄就是这村的群众领袖，老赵在他家吃，在他家住，像一家人一样，后来他光景过好了，娶了个老婆，这是个从小受穷挨饿挨怕了的女人，因此对过光景挺认真，破瓜烂枣也都看到眼里，可就是不嫌老赵，他去了还是给做两样的饭吃。

这当儿刘应禄猛不防碰见老赵，乍见面，舌头像是短了，傻愣了出子，才明白过来似的上前接过老赵的行李卷，又上下打量他一阵才问道：“唉，老赵，这两月功夫净呆（在）哪里咧？你好吧！”老赵见了他，满心高兴，正想问问他的情形，刘国忠早挤上前来，把胖敦敦的身子一直贴到老赵胸膛上去，立刻两个人就只显他自个了，只因他比老赵大上三两岁，满口称老赵兄弟，显的比刘应禄亲热的多，连问老赵从哪里来的，吃饭了没有，又请他到村公所里去歇息。

老赵从来不喜欢人来这一套客气，这两个月斗争多紧张，

今个在一块的人明儿就许牺牲，大伙都是跟鬼子拚着死活，那还用这套俗客气？见到旧人常常是心里高兴嘴里说不出来，碰上刘国忠这股热乎劲，倒叫人心里不舒服，他只问道：“你们都好吧？村里损失大不大？”

两个人齐声说：“别提了，老赵，数俺村糟害的苦！”

老赵一抬头看见刚才那个女人，混身是土，泥脸上又是鼻涕又是泪，被刚才跟她叫嫂子的这个女人扶到院里去了，就问道：“你们正忙啥呢？”

刘应禄想说，没说出来；刘国忠就抢先了：

“说起来话长了，老赵，你看，这工作就是没法做，鬼子一走，抢剩下的东西扔了个满世界，街里也是，院里也是，简直成了一锅粥。老百姓一回来，不管是自个的不是，就是往家里弄，闹的家家拌嘴吵架。上级布置的什么救灾呀，种麦呀，他们都当成耳旁风，现时俺俩正挨家查，弄出来放到村公所，再叫大伙认。”说话的功夫不住瞅老赵的面色，末后又加上一句：“唉，这村里老百姓就是落后，不打不拉屎！上级布置的工作多紧，搁着做不了，真叫人冒火！”

老赵听了不由不急，忙问一声：“你们快查完了吗？”

“也快，大头都过去啦，不出两天就清了——老赵兄弟，你先到村公所去歇着去吧，我们还得挨家查去，战时处处得抓紧点。”刘国忠见街上来了人就喊他过来说：“嘿，你到村公所里说县里老赵同志来了，县里的，叫值日的给做饭，快点，欸，等等，连行李也送去！”那人偷看老赵一眼，从刘应禄手里接过行李去就走了。

刘应禄像有话说，刘国忠一拉他，也就跟着挨户搜查去了。只剩下老赵没有走，觉着刘国忠这套作风不正派，就想到院里问个底细。这时扶进嫂子去的那个女人又出来了，对老赵

说：“不认识了么？”这时老赵才认出来，原来她是王占海的老婆，王占海搞过村工会的工作，那时候他在地主刘维孝家里当长工，老赵领导增资运动的时候不断找他，不用问那个啼哭的女人就是他哥哥王占山的老婆了。

几年不到刘家台，可真显的生疏了，人还都认识，就是说不上谁变的怎么样了，连刘应禄这样熟的人，怎么也像舌头短了半截，愣着张不开嘴呢？老赵见墙根有块石头，他就一屁股坐下问她道：“刚才是怎么回事？老王不在家？”女人见老赵坐下来，心想大概有话说，从前老赵也常跟王占海拉话，她并不觉着拘束，就对老赵学说起来了：

“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老赵，你又不是外人，可是不许说是我说的，”不放心的斜瞅了老赵一眼，又说道：“你亲眼看见他们从人手里抢东西了，要不是自个的，不用他们查，咱也不要，光指着偷偷摸摸还过财主了哇？人有脸，树有皮，这个可好，连我娶时候的赔送（嫁妆）也弄走了！鬼子把人们糟害成这个样，他们不说跟鬼子拚，鬼子在的功夫，都一个个的夹着尾巴窜的没影了，这时节冲着我们的东西出气！”

老赵不知道底细，不便说啥，就问：“老王呢？”

女人嘴一撇，瞧不起的哼了一声说道：“他那没出息的，本来就是个窝囊肺，这二年更不沾了，前年个伴种了财主家几亩地，工会的事也不干了，他哥俩个刨闹着这个小日子，一年忙到头也不够吃的，偏偏越渴越吃盐，又赶上这回‘扫荡’，东西丢了个光，连锅也揭不开了！有啥法？他一早就去他姥姥家借吃的去了，”她端详老赵的面色好一会，又说：“提起这几亩伴种地来财主家说要收回去呢！”

她正想说下去，村外一连串的来了几个人，老赵机警的从腰里拉出攮枪来，女人知道老赵误会了，就忙说道：“没事，

是五成子他们，游击组！”

说话之间，那些人来到跟前，打头的是一个年轻的高个子，腰里挎的又是地雷又是手榴弹，肩上扛着大枪，后面的人都有武器，看他们走的幽幽打打的就知道没什么情况。

女人见老赵光盯着眼瞅，却不说话，就问他道：“你不认识吗？头里那不是杨老经的大小子叫五成子的吗？”

老赵一听站起身来，不由轻声问了一声：“五成子？这样高了！”

叫五成子的人早听到了，也就站住对老赵一端详，却还认得，老赵在村里搞二五减租的时候，五成子还是儿童团团长呢，他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不光是大人，还跟日本鬼子打游击战啦，他挺爽快，一点也不把老赵当生人，对后面围上来的游击组员们说：“记的不记的？老赵！就是常背着行李卷到咱们杨家沟去的那个人，”原来老赵不像别的干部，把行李打成长方形的背包；却是把被子一卷，拿麻绳一捆，用个棍子一挑，扛在肩上，活像个招工的，这么一提，这把子年轻的就都想起来，也都听说他在县里工作，就七嘴八舌的问他有啥消息，李勇地雷战怎么样了，打了啥胜仗。

这两个月，老赵在沙河南沿跟村游击组黑夜白日转山头，打麻雀战，一见了村游击组，就算见了熟人了，听他们一问也就把知道的胜利消息捡两件讲给他们听：什么“李勇炸汽车”，“地雷戴草帽”的故事，青年们一听好兴奋，也讲给他五成子打鬼子，黑夜进据点拉牛的事情来，你一言，我一语，没老赵讲话的空了，连王占海的老婆也插起嘴来：

“对你说吧，老赵，村里多亏他们了，鬼子搜山那功夫，东边放火，西边打枪，赶的人和羊呀似的没处躲，不是游击组领着转，不全跑到人家手心里去？”

说了一阵子，王占海老婆像想起什么事了似的，抱怨自己的说：“哟，光顾说话，我忘了你们口渴了，我给你们端米汤去！”

游击组员们并不客气，爽利坐在台阶上，门槛上，等她端米汤来，又向老赵打听消息，王占海老婆果然用大瓢端出米汤来，几个人站起半个身子来抢着喝，倒把女人逗乐了；她对老赵夸起他们来：

“都是好样的，没一个像刘国忠那东西，鬼子没到就窜的没影了。”

老赵一听刘国忠三个字又勾引起刚才碰见刘国忠那股不舒服劲，忙问道：“他不是中队长了？”几个游击组员哼了一声，说道：“谁说不是，人家是管俺们的！”

“刚不是说他窜的没影了吗？”

“哼，兔子都窜不过他，直等鬼子撤了，还在窝里蹲着呢！要不是我们通知他，他敢从九区搬回来？说起来你不知道，刘家台是刘家的，俺们杨家沟姓杨的成份。”

五成子怕老赵不认识这把子年轻的，对他说：“这把子全是杨家沟的。”指着刚才说话的人说：“他是俺老聚叔家的，老聚叔还当农会委员呢。”

杨家沟是刘家台的副村，隔一道梁不过三里地，是个穷沟，比不上胭脂河沿上麦地多，靠山坡上刨闹着种点谷子。

老赵心中暗想：刘家台真变了大样，从前儿童团的孩子们倒批评起大人们来了，看这样村里问题可不小，推动种麦一定有困难，想到这里心里有点着急，就要立刻弄明白究竟，不由站起身来，好结束这段谈话，顺口问五成子：“你们这是干啥去了？”五成子看出老赵的意思，也就站起来，一边告诉他：如何拂晓逼近河西台的鬼子进行侦察的事，一边用手招呼大伙

起来站队，临走，五成子又说：“有空到杨家沟找我爹去吧，那边房子烧的不轻，救下了几间。”老赵答应着，看着他们往村后沟里去了，——从那里翻一个顺坡梁就是杨家沟。

老赵到了村公所，院里果然堆着一大堆破衣裳片子，烂布条子，麻包，口袋，没对的鞋，也有细布花衣裳，熟好的羊皮，花洋布料子，院里也臭的不行，迈一步，飞起一阵蚊子，一群妇女围着这堆东西转，都想认出自己的东西来，也不知道是不是自个的总不断说着：“这不是我那件夹袄，沿青边的，我认的清楚着呢！”“我只当丢了，这就是俺家秀妮子的青裤子。”可是又互相监视着，谁也不许伸手去拿。

这时候地主刘维孝也一瘸一拐的来了，他穿着一件老辈子闪缎裤子，屁股上露出棉花来，上身倒只穿一件夹袄，又破又脏，肩膀都露在外边，拖拉着差样鞋，缩着脖，抱着颊，象个大烟鬼一样，左脸上长着个烂脓疮，冒着臭味，他一走进入人堆，别人就直躲，他见人都瞅他，就翻翻黑眼圈，哆哆嗦嗦的说了：

“非连人冻死不行，衣裳叫领了呗？”说着挤到里面去了，弯腰拾起一件衣裳又说：“我一个大窖子全叫鬼子拾腾光了，过冬的棉衣裳没剩一件，真是吃没吃，穿没穿！甭说她娘了，连俊妮子还遮不住身子呢！”把衣裳翻前倒后的看一遍，嘴里叨念着：“看鬼子糟害的人！什么他们都弄，这可怎么过！”

说了会子，又把衣裳放下，叹口气，托着脓疮从人堆里退出来，一瘸一拐的拐到院子犄角去，猛抬头看见老赵站在一边，忙凑过去问候，又打听下外边的消息，叹了口气，把受损失的话向老赵又学说了一遍，特别提到他儿子刘治仁的事情：“治仁叫鬼子抓走半个多月没信了。说不定为国——要有

个好歹，老赵同志，政府可该抚恤呀，也算是有功的人了：这二年他当着个财政（委员）为村里算统累税，经手账目，把个孩子累坏了，他从小在外边念书那弄过这个？不是累病了，鬼子也抓不着他！”

老赵心里光盘算村里的事，没心听刘维孝的话，又知道他爱哭穷，也就没跟他多说什么。

原来刘维孝是本村的地主，从前住在城厢，二五减租以后，才搬回老家刘家台来，收回点地，雇人种了二年，自个也学着下地了，从此以后穿破的，戴旧的，见人就点头哈腰，一点也不带先前那股威风劲了。本来刘家眼时数“国”字辈份大，下面是“应”字辈，再往下才是“维”字辈。他说起来，辈份小；可是穷“当家子”都是他的佃户，因此他先前不跟他们叫爷爷，叔叔，伯伯的，都是你我的称呼。这功夫也改了口，象刘应禄减租的时候跟他们争顶厉害，他见了也是满口叫五叔，比亲的还显得热乎。人穷志短，刘维孝穷下来以后，脸皮也就厚了，三六九的偷人家个北瓜豆荚什么的，要叫人家当场抓住，他就厚着脸皮说两句好听的，把东西再给人家放下，从此以后别人都说刘维孝穷了，区里为团结地主，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多少给他点救济粮……

刘维孝对老赵哭了阵子穷，最后装作有心无意的问一句：“公粮，今年免了吧？”老赵一听“公粮”两个字，多心的瞅他一眼，犯了一下心思，才说道：“上级没指示，免了那行？军队得吃饭呀！”刘维孝听了闷了一会，搭讪着说：“可不是，公粮要紧……”突然又一转口气：“……看人家交不交租子吧，不交租，这公粮没法……”

正这时候，刘国忠抱着搜来的东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群哭哭啼啼的妇女，院子里的女人也围上前去，刘国忠生气了，

大嗓的骂她们滚远点，挤个缝，把东西往堆上一扔，小脚鞋、小孩裤子、包袱、衣裳，乱往下滚，妇女们围着乱嚷嚷，跟来的几个女人疯了似的连哭带叫：

“你们连我家抄了吧，连我命要了吧！”

“你们自个的东西往外拿不拿？”

“干部回来不叫别人进村，啥好东西不叫你们弄去了！”

登时院子变成了打架场子。刘维孝见人多了就又挤上前去，剩下老赵在院犄角里发火，急的是：“紧急种麦的指示那里去了？这里的群众干部忙着的大事是争吵鬼子抢劫后的东西，刚才刘国忠不是说还得两天才能查完吗？鬼子返回来怎么办？”当下决定：

——非大刀阔斧的干一下不行，当天晚上就得召集干部会，把工作推动起来。

三 干部会上顶嘴

晚上召集的政权、工、农、妇、青的干部联席会，拖拖拉拉的直到了吃饭一大阵后才来了一半人，农会委员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家沟的杨老聚，一个是农会主任王致和，——农会好多日子没改选，因此组织不健全，这两个人都是村里开辟工作的老干部。王致和老头子住在紧靠胭脂河沿的山嘴，也是刘家台的一个副村，那里都是王家一家子，王家是从行唐搬上来的，租种刘家的地，三四辈子的老佃户了。刘家台主村的王占山王占海也是王家本家。

杨老聚外号叫“滑稽关”，因为他不管什么时候，总好说个诙谐话，只不过他这诙谐话里常带刺，不怕得罪人，他两眼

打量了大伙一遍，罗锅着腰就灯火点上烟袋，不经意的顺口说：“开会吧，老赵，三大姓都来了，有啥就布置吧；再等还是这几块料，白耗灯油不说。”王致和那老头子也帮着嘴说：

“可不是，咱村里开会多会来全过？”说的刘应禄脸上挂不住，就干笑了声：“这两天谁家里也有事，我再催一趟吧。”刘国忠把他一拦，对老赵说：“我看咱们先开着吧，村长一找人又是半天，人虽说不全，主要干部都在，老赵同志就布置工作得了。”刘应禄一听也就站住了。

老赵看这情形，只有开会了。一来天不早咧，主村跟副村离的又远，找人太费事；二来现在有了农会的人，有村长，中队长，也就凑合着吧，他往前凑了凑说道：

“开就开吧，战时办事吃快不吃慢。”

听他这样说，刘应禄象放了大赦，对人们说道：

“有啥新工作，听老赵同志给咱们布置吧。”

要在整风以前，老赵一定就把上级的决定往下布置了，村干部一年不知道开多少次会，多一半是坐下听上级布置工作，可是现在是整风以后了，老赵在县里反省的很深刻，分区还把他当做“模范例子”，他自己很注意作风的转变。因此他苦笑了一下，说道：“我不是布置新工作，区里老张不是布置过了吗？我专来帮着你们完成任务的。”

刘应禄连声说：“对，对，老张前两天就布置工作了，他挺忙，来了对我们布置了一下，就紧着走了。”

老赵问道：“你们打算怎（么）办？有啥困难？”

提到困难，刘应禄不知道说什么好，见老赵直盯着瞅他，就低下脑袋去了，刘国忠看到这光景，就趁势说道：“困难嘛，倒没啥，反正得过一两天，把那堆烂东西清理清理。”

杨老聚一把拿开衔住的烟袋，冷不吃的就是一句：“你们